

功高灭门

年羹尧

于平 著

清朝雍正年间的政治最富凶残和诡秘色彩。他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对国家，他是奇帅，深通兵法，战无不胜。

维护了青海、西藏的稳定，保证了版图的完整，对皇帝他是功臣和恩人。雍正正是依靠他控制

大兵远为之势才成功地谋宫夺位做上皇帝的。然而功高不赏，德大不报，正因为他

才奇功高又洞悉雍正的隐私，命运便被注定了雍正坐稳帝位后，3款大罪降临到这位

不可一世的二等公头上，于是

皇恩浩荡：赐——死



清宫史传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琢玉成器

- 1 义举 1
- 2 “大将军”，不可迟到 8
- 3 僇佻恶少与天潢贵胄 14
- 4 春闱高中 23

第二章 始入雍邸

- 5 年轻的主考官 30
- 6 棒打鸳鸯 37
- 7 抬入上三旗 42

第三章 困心衡虑

- 8 不是冤家不聚头 51
- 9 一巴掌拍在了马蹄上 59

第四章 “黄胜关”下

- 10 越俎代庖 68
- 11 老奸猾提督失算 75

第五章 威震川陕

	12 成都夫人	83
	13 鹊巢鸠占	91
	14 追库银坐收渔利	98
	15 巧渡天险三巴桥	105
第六章	雾散廓清	
	16 邀功	113
	17 春雷忽破伶仃穴	120
	18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130
第七章	宠信优渥	
	19 血滴子	138
	20 忠臣、功臣、良臣	145
第八章	鼙鼓西来	
	21 青天白日镇海	155
	22 智取塔尔寺	163
	23 惊弓之鸟易于摆布	172
第九章	倚功造过	
	24 “年选”、“佟选”权势熏天	180
	25 浴血郅阳	189
	26 斩提督军心大惊	195
	27 密诏种祸	202
第十章	袍泽失色	
	28 来时气宇轩昂	212
	29 舅舅插了一杠子	218
	30 廉亲王又插了一杠子	223

	31 归去威风扫地	231
第十一章	反恩为仇	
	32 歧路彷徨	238
	33 蔡珙入覲逞强项	244
	34 “朝乾夕惕”铁证如山	249
第十二章	落井下石	
	35 一夜连降十八级	255
	36 托孤	260
第十三章	命赴黄泉	
	37 如意,催命符	267
	38 虎入年家	273
第十四章	池鱼之祸	
	39 新贵	280
	40 “颂扬奸恶”该当何罪?	285
第十五章	天涯芳草	
	41 逃亡	291
	42 遗腹子	296

第一章 琢玉成器

1 义 举

正午的太阳，高踞在发紫的天空，像一个火盆似的，把武昌城大街小巷的青石板路烤得直冒白烟。

百尺宽的街面上渺无行人，店铺、骑楼里静悄悄的。店户、住家楼顶上相通的天桥——“虹桥”也失去了往日的气势，显得蔫头蔫脑。岭南的节气就是这么怪，已经过了处暑，气候还那么闷热。人们躲在屋里打扇歇晌去了，只有孤独的夏蝉在枝头固执的鸣着。

这是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元1693年）阴历六月的一天。

一个绿营兵丁敞着酱红色号褂，抱着一根蜡杆铜头梭枪躲在城门洞里打瞌睡，一行涎水顺着他歪斜的嘴角挂下来，拖了寸把长……

一阵轻捷的脚步声在他身边掠过，兵丁倏然醒来，用青筋虬突的手把眼睛好一阵乱揉，这才懒洋洋地手搭凉棚朝前看去：

有个戴着草帽的乡下人，挑着担子已进了城门，走下去丈把远了。

“喂，站住！”兵丁扬着公鸭嗓子，有气无力地吆喝着。他的个头

儿很高，俗话说，长虫吃扁担——瘦高挑儿。脸孔黑而窄，颧骨高耸，脖子细长，裤腿一高一低地卷着，露出两条麻杆腿，赤脚蹬着一双硕大的布鞋，活像一只“鹭鹭”。

乡下人怔住了，歇担下肩，抓起衣襟拭着额上的汗。

“鹭鹭”招手，“过来，过来。”

乡下人毕竟老实，又转回来了。

“桶里是什么，盖得严实？打开，让大爷我看看。”“鹭鹭”斜着眼，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唔。”乡下人是个十四五岁的后生，矮墩墩的个子，一脸憨相。他把桶挑到树荫下，小心翼翼揭开盖在上面的荷叶。

“嗨，好大的鲫鱼！怕有几十尾呢。能卖个好价钱！大爷我天天出牛马力，食猪狗食，肚里缺少荤腥，给大爷留下几条。”“鹭鹭”伸长脖子干咽着唾沫。

“哎。”后生应允着，小心翼翼从桶里捞出一尾鱼来，用根稻秆穿了，双手拎着递给“鹭鹭”。

“不行，不行。太小了！太小了！大爷我自己来。”“鹭鹭”挽着袖子，伸出细长的胳膊在桶里乱抓乱搅。那些鱼上窜下跳，被他抓住的，又滑落到桶里，水花溅了一地。

后生心疼极了，可怜巴巴地哀求：“长官，您开恩。这是活鱼，不能糟踏呀。”

“鹭鹭”没捉到鱼，已恼羞成怒，一听此言更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抄起梭枪在桶里乱扎乱戳：“大爷我为皇上当差，连尾鱼都食不得？我偏要食。这一桶鱼我都要了！”

“长官，使不得，使不得。”后生带着哭腔喊道；冲上去夺兵的梭枪。“鹭鹭”抓着梭枪不放，推搡间后生被拽了个趔趄，差点跌倒。

“住手！”一声断喝。

满脸臭汗的“鹭鹭”吓了一跳。抬起眼来，看见耀眼的阳光下不

知从哪儿又冒出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个子稍高点儿的长得浓眉大眼，结结实实活像一头小牛犊，另一个略嫌单薄，白皙的瓜子脸，清秀文静。两人都身着圆口无领暗花白纱短袍，光光的额顶，脑后梳一条辫子。“鹭鹭”估计他们是城关哪个布庄绸店里的少爷，也没放在眼里。只顾老鹰捉小鸡似的扑上去擒住后生的胳膊，用力一拧，扭到背上。后生的胳膊被拧成了麻花，痛得一声惨叫。

突然，叫声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鹭鹭”凄厉惨人的干嚎，好像受到了宰杀一般。

原来，“小牛犊”早气得七窍生烟，窜到了“鹭鹭”的背后，抓住了“鹭鹭”脑后那一根猪尾巴似的细辫子，打着坠儿用力往下拽。

“哎哟，哎哟——”“鹭鹭”疼得朝后弯着腰，一边护着脑袋，一边暗哑地嚷嚷着：

“小兔崽子，你管的哪门子闲事，转得哪门子筋哟？”

“大路不平有人铲。轻轻小人，看本少爷的手段。”

“疼死我了，快松手吧。”

“亮工兄，教训教训他就算了。别让伯父知道了，要罚的。”白皙瓜子脸的孩子劝着“小牛犊”。

“小牛犊”这才松了手，满脸不屑地叉着腰。他已脱去短袍，露出浑身结实的腱子肉。如注的汗水在太阳下闪光。

“鹭鹭”好像蒙受了不白之冤，指着乡下人：“他偷鱼，想从本爷的鼻子底下溜走，叫我抓住了……”

“我没有偷，是从江里打上来的。”后生分辩着。

“好，我问你，扬子江是谁家的？”

“反正不是你家的。”“小牛犊”嘎嘣脆地冲了他一句。

“对，那是皇帝家的。你没听说过吗？普天之下莫为王土。扬子江是皇上老佛爷的，这鲫鱼是从皇帝的江里网来的，他就是贼！”“鹭鹭”露出一口黄板牙，唾沫星子乱溅。

“小牛犊”愣住了。他毕竟年少，见人这样冠冕堂皇、弩顽不敏、打着皇帝的幌子欺压良善，一时寻不出妥贴的话儿驳斥他。只是看到“鹭鹭”那副反败为胜洋洋自得的样儿，肝火上扬，怒形于色，气咻咻地吼道：“下流坯，本少爷偏要与你决一雌雄！”一头便朝“鹭鹭”的肚子撞去。

“鹭鹭”这回已有了准备，往旁边一闪，把“小牛犊”摔了个仰八叉。“小牛犊”愣在当地，揉着摔疼了的屁股，扑闪着那双黑黑的大眼睛，也不爬起来。满脑子都盘桓着那句“普天之下莫为王土”的话。他生平第一次对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皇天厚土之下，怎容这等强取豪夺？自己本想彰善瘅恶，却如同沧海一粟，无能无力。要开物成务，以发厥志，只有等将来长大了，当个大将军，有万夫不当之勇，才能制服这种烂头虾。

此时，刚才那一番惊天动地的吵闹声早已招来了街面上的居民和行人，骑楼窗户里、街树绿荫下、城门洞里三三两两聚着看热闹的人。打卦算命的、抬轿推车的、玩耍杂技的各色人等渐渐围了一圈。

旁观者清。围观的人们看得有滋有味，嘁嘁喳喳地议论着：好汉吃拳不叫疼。谁是好汉？是恶鬼自有恶人磨。秤砣虽小压千斤。谁家的小公子，虎头虎脑，挺招人爱。瞧，强汉不掠世，那兵爷只有皮相，没得骨相。不过，话又说回来。合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鹭鹭”得意地抖着一条腿：“服不服？不服请你爹来与大爷较量。”

“小白脸”从地上扶起了“小牛犊”，一面帮拍身上的尘土，一面正色对“鹭鹭”说：“你别横！他是湖广巡抚年遐龄家的少爷，这鱼儿我们全买下了！”

“鹭鹭”愣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不太相信：“诳人，骗到你大爷

我头上来了……”

话音未落。只听得由远而近，有人在喊：“年少爷，你去哪儿了啊？老爷到处找你呢！”围观人群一齐朝圈外望去，只见几个家丁急急地找了来，一色儿的青衣小帽，一望便知是高门大户的仆人。

“鹭鹭”的脸刷地一下黄了。头顶上的皓日高不可攀、热不可当。太阳发起怒来会把万物晒成焦炭……巡抚大人可比他的上司千总、备御、参将……高得多的多了。“年，年少爷？你真是巡抚大人家的公子？小，小人有眼无珠，小人给你赔罪，你老人家大人不记小人过……”他慌得恨不能掴自己几个巴掌。

被称作年少爷的“小牛犊”根本没有理睬“鹭鹭”的丑态，却神情紧张地问那几个家丁：“老爷发现了？”

一个家丁揩着额头上的汗水，喘息着对年少爷耳语：“老爷醒了，发现你与胡少爷不在，正摔东西发脾气呢！”

“不好。”“小牛犊”一伸舌头：“元方弟，咱们快走。”拉起“小白脸”，就要走。匆忙间，他瞥了乡下伢一眼，只见他无声无息地蹲在地上，双手护着自己的桶，眼睛里闪着绝望的乞求的光。

“喂，你叫什么？”

“小桑子。”

“大号呢？”

“桑成鼎。”

“这鱼，我给你个好价钱，你跟我们走！”说着，带着一伙人穿街走巷，一溜烟地不见了踪影。

兴意未阑的人群没有看到好戏的结尾，惋惜地咂着嘴，慢慢散去。偌大的街面上只剩下一个皓发童颜的道士，刚才那一幕他从头至尾看了个仔细，正颌首点头，口中喃喃有词：“良材不终朽于岩下，良剑不终闭于匣中……”

湖广巡抚年遐龄的府第宏伟高大。年遐龄本人的官望也像他的府第一样高步云衢，如日中天。年家是一个三代簪缨之家，书香门第。祖上姓严，是前明进士，因殿试发榜时，皇上无意间将“严”读成了“年”。于是，金榜上也以讹传讹，把“严”姓改写“年”姓。这本是舛误；然而，皇帝的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年家先祖并不沮丧，权当作天子赐姓，索性子子孙孙都改姓年了。到了年羹尧父亲一辈，年家已在奉天落籍。其祖当了驻蹕山海关的明将。崇祯十六年，清室入主中原，大势所趋，明臣纷纷倒戈，其祖也投降了清军。被编入八旗，隶属于镶白旗，作为汉军旗人，享受着旗人所能享受的种种待遇。汉军比之满人更精通满汉文字，年遐龄入仕即从笔贴式干起。后来升刑部郎中，再授河南道御史，四迁工部侍郎，出为湖广巡抚。仕途的一帆风顺本该使年遐龄志满意得。岂知，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年遐龄最头疼又最难于启齿的事莫过于他的小儿子年羹尧。

年遐龄生有二子，长子年希尧彼时二十二岁，为人忠厚稳重，已官至工部侍郎，不需要为父操心，唯一使人牵挂的是四十岁才生下的小儿子。他生性顽劣，不受约束，隔三岔五闯出祸来。如果仅是偶尔下河摸鱼，上树掏鸟，倒也罢了。无奈他只喜动武，不爱学文，一见书本就喊头疼。延请的塾师被他开口就骂，举手便打。闹得遐龄闻名。谁也不敢登他家的门了。眼见着年羹尧已到了十三岁年龄，还是胸无点墨，连《三字经》、《百家姓》都背不下来。爱而不教，禽犊之爱也。干大则枝斜，何论根株？堂堂巡抚人家，岂有让子弟荒废之理？

正当年遐龄大伤脑筋时，湖北布政使胡献微的儿子胡期恒来家小住。胡期恒字元方，比年羹尧小一岁，二人欢若弟昆。年遐龄稍得安慰，心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期恒沉静聪慧，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尤喜作李白、杜甫之吟。一定能让心无定性的年羹尧有

所收敛。不料，人各有耦，物从其类。自己小魔头式的儿子，居然收服了胡期恒，今日又拐带着期恒溜出府去。

正当年遐龄大发脾气时，年羹尧像从臭水沟里捞上来一般，浑身又湿又脏，回来了。身后还随着胡期恒和一个担着木桶的乡下伢。俨然一个“孩子王”！

年遐龄气得手足乱颤：“魔障！魔障！叫你读书，你犯困；叫你歇晌，你溜出去撒野。来人哪，把他给我关到后花园去，谁也不准开门！”

“咔嗒”一声，铁将军把门，把个生龙活虎的年家二少爷给禁锢了起来。

年府后花园原先并不宽敞，总共只有两亩多地。前任湖广巡抚在院里栽种了一些花卉树木，并无庭园之胜。年遐龄上任后，又在旁边买了一方空地，雇了工匠，请人设计，堆砌了假山，造起亭台阁榭，又开凿出一方荷池，构筑了石桥、石弯。景致比原来丰富多了。使这后院成了一座楼台曲折、花木重重的小规模园林。花园中间有一块砌着青砖的地坪，这是后花园中最大的空地，约莫三四分面积，打造了一座精致的书房。这正是望子成龙的巡抚大人给小儿子读书而准备的。迄今闲置在那里。

年羹尧煞似困在笼中的小兽，每日除了递送饭食、茶水的仆人外，终日形单影只。墙又造得高，他没有梯子，只能望墙兴叹，幸亏这花园造得曲折，一天到晚玩着，也不觉得气闷。高兴起来，他可以脱下衣裤，跳进池中游一会儿，有时又爬到树上掏鸟蛋；玩厌了就搬泥巴、拔花草；或是放风筝，捉蟋蟀，尽有他消遣的事情。二个月不到，便把好好一座花园搞得墙坍壁倒，花谢水干。甚至于连墙角的石根都被刨得断碎剥落。

时入深秋，渐渐地景象萧索起来，年羹尧再也玩不出新花样

了。单调的生活遥遥无期。他惶恐又孤独，好像被抛弃在荒岛上一样，寂寞一天天增长起来。

巡抚大人并没有将儿子置之脑后。他虽恨铁不成钢，但从未放弃过一线希望，哪怕死马当作活马医也好。良璧置前，则珙珙失色；大巫在侧，则小巫索然。他比先前更加急迫地为儿子寻找老师，这个老师必须是文武双全的；聘金当然也高得令人咋舌。可是，立贤为方，谈何容易？一班冬烘夫子易寻，能使儿子成龙成骥的名师却难觅。高人在哪里呢？

2 大将军，不可迟到

“大人，外面有位老道求见。”一个戈什哈向年遐龄禀报。

年遐龄家很少与寻常百姓往来，与佛家道家也无瓜葛。一般官员来访，事先都要投贴。听说道士求见，抚台大人猜测，定是为了聘师之事而来。

“既然来了，就请进吧。”年遐龄病急乱投医。

一个身穿暗青色道士服，头戴雷阳巾的老道士，步履悠闲地从门外走进来。

年遐龄望着他满头的白发，心里没有了准数：“您老高寿？”

“还小还小，七十挂零。”道士齿口老得关不住风。

“年在桑榆还来应聘吗？”

“想在巡抚大人家找一碗饭吃。”老道似笑非笑。

“老人家不知就里，我那顽劣之子，很难施教哩。”

“没有金刚钻，甭揽磁器活。他是块顽石，我也能让他低头。倘

若琢玉成器，我要向大人领取双俸；倘若油盐不进，我分文不要，听凭大人发落。”老道摇着手中的羽毛扇神态自若地说。

“请问师父怎么称呼？”年遐龄心中有了底。

“老朽法号静一，一声师父便十分受用。不然，‘教书的’，‘教功夫的’都成。”道士淡淡地说。

“这么说，师父在文武两道都有造诣？”

“略知皮毛。”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年遐龄想。这老道出口不凡，必有道行。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师傅既是高人，本抚台冒昧问一句：我那顽劣之子有救吗？”年遐龄想最后敲定一下，乘兴而问。

“良工未出，玉石不分。你儿将来必成大器！”老道道貌岸然地合掌一揖。

年遐龄喜出望外，此时，才发现这道士鹤发童颜，浑身上下都透着仙风道骨。

院门开了。年羹尧见有人进得院来，乐不可支。谁知是个老头儿，还是个道士，肩上挎着一个背篓，也不理睬他，走到书斋里，“哗啦”一声，将篓儿翻个底朝天。啥稀罕物？年羹尧扒着门缝一瞧：

全是书。

真扫兴！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年羹尧一腔热情化做了冰水。再看那老道，只管自己擎着本书看。从早看到晚，从夜看到朝。累了便仰在榻上呼呼大睡，把个年羹尧干干地晾在书斋门外。

一连十几日，都是如此这般。

年羹尧终于忍不住了，自言自语道：“这样阔一个园子都被我玩厌了，他这一本小小的书，朝看到夜，夜看到朝，有什么好看的？”

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小孩家懂什么？这书里面有比园子里几千百倍大的景致，终生终世也读不完，可惜你不懂。”

年羹尧把脖子一歪：“我不懂，你说给我听听，如何？”

老道直摇头：“这些书是贫道的宝贝，从不轻意示人，除非教给关门弟子。”

年羹尧一听，倒竖剑眉，把桌子一拍：“难道还要我拜你师傅不成？想得美。”说完扮个鬼脸，扬长而去。

人虽去了，一颗心却留在了书房。

又过了几天，年羹尧假装逮蟋蟀，又绕到书斋的窗下。只听得老道在里面念念有词，什么诸葛亮三气周瑜，什么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诵得都是书中的故事，他越听越着迷；越听越想听。不料老头儿捉狭，每念到关键时刻，便鸣金收兵，仰到榻上呼呼大睡去了。把个年羹尧憋得上锁猴似的抓耳搔腮，不知如何是好。到底是孩子，胸中盛不下二两热油，自己趑进书房，忸怩了几下，纳头拜道：“师父，收我当徒弟吧！”

老道士捋着皓白的长须，“拜师，可不能那么简单，要磕头盟誓，还要遵守三个拜师条件。”

“别说三个条件，三十个条件我也答应，你说，你说。”

“一、闻鸡起舞；二、不得炫耀；三、莫要为德不卒。”

“就这几个条件？又不是上天摘星星捧月亮，保证做到。”

年羹尧吃了定心丸，开始跟静一道人学读书。第一课讲得是《水浒》。梁山泊英雄好汉，一百零八将，把年羹尧听得心痒难熬、手舞足蹈；接着又讲《三国》、《岳飞传》等古往今来的英雄事迹。这老儿也绝，每段故事只讲个上半段，不管下半截，年羹尧日夜不停地学习认字，巴巴地要自己往下看。渐渐地，字越认越多，又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和《诗经》。奇怪，这么一来，非但不觉得枯燥，反而兴趣盎然。

治一经则损一经。年羹尧过去懒散惯了，让他闻鸡起舞，非脱胎换骨不成。

师傅吩咐说：“天亮时我在花园等你。”

第二天，当年龔尧醒来时太阳已老高了。他匆忙来到花园，只见师傅正蜻蜓点水一般在荷叶上飞跑，不觉痴了，纵声大叫：“师父，我也想学轻功，快教我吧。”

“‘大将军’！你迟到了！第一个条件怎么说？”

“闻鸡起舞。”

“现在何时？”

“日上三竿。”

“秋风灌驴耳！我连功夫的皮毛都不会教给你。”

年龔尧顿时矮了半截。他噤嘴地说：“师父，你看吧，明天我一定早到。”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年龔尧就来到花园。他想，这回总该合格了吧。但见师父站在荷花池边，双目紧闭，一呼一吸正做吐纳功夫。

“师傅，我来练功了。”

“‘大将军’，你又迟到了！”

尖担两头脱。他仍没有博得师傅的欢心，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不作声了。

第三天，他几乎一夜没合眼，星斗满天，便披衣起床了。风风火火赶到荷花池边，到处黑黝黝的一个人也没有。年龔尧这才松了口气，他终于手操胜券了。他模仿着师傅的样子做了几个吐纳动作，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这时，忽然听见大树上发出一阵宏亮的笑声。抬头望去，只见师傅鹅毛般无声无息地从树上飘然而下。

“精诚所致，玉石俱焚。大将军，从今天起，我教你练功。你须牢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静一道人拍着年龔尧的肩膀说。

舞棒、拳脚、剑法、射箭、投鏢，静一道人开始一样一样教他。慢慢的，十八般武艺都传授给了他。之后，又让他专攻兵书，学习进兵布阵，三十六计，四十八法。

年羹尧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苦读苦练，不敢荒疏；且博文强记，尚不炫耀。静一道人常常摇着羽毛扇，心里暗叹：奇才，此人非池中之物也。

月缺月圆，朔望交替，眨眼间四年过去了。彼时，年羹尧已经长成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一天，静一道人亲自把院门打开，送年羹尧回家去。

家里的一切都使年羹尧感到新鲜。他看到已十五岁的胡期恒正在逗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玩，诧异地问：

“元方弟，她是谁？”

“噢，你的小妹妹呀，你忘了？你入院时她才两岁。”

“是啊！变化真大呀！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年羹尧亲切地问。

“年一秋一月。你是我二哥吗？你长得好威风呀。”小姑娘睁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嫩声娇气地问。

年遐龄、年夫人都来了，全家人围着年羹尧，问长问短。一时间，年家充满了雍雍穆穆的天伦之乐。

静一道人冷眼旁观。随后，从袖中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摇着羽毛扇，飘然遁形而去。

蓦地，年羹尧感到心头一颤，五脏六腑像被鹰劈空掏去了似的，空落落的。

“师傅，师傅呢？”他四处找寻。

一个圆脸矮个儿的书僮在八仙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此人就是当年的乡下伢小桑子，他认准了年羹尧是恩人，自愿留在年家当了厮役。年羹尧抢过他手上的纸仔细观看，发现是一张太极图，图上一红一黑画着两只卷曲的紧紧相依的巨蜥。红的鲜艳似血；黑的墨暗如炭。额角上各张着一只半睁半闭的独眼。图上隐隐约有字，天书一样，难以辨认。他把图正过来反过去，看了半个时辰，终于似是而非从中辨出八个字：“敛才就范，激流勇退。”

“小桑子，还不快去把静一道长追回来！”年遐龄手忙脚乱地指派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调教孥子四个寒暑，未吃东家的送别筵，未喝徒弟的谢师茶，甚至连血汗钱——四年的薪水都分文未取，便不辞而别了。当东家的怎么能过意得去。

“哈……”

正当他为老道士的高风亮节所叹服时，骤然听到一阵怪笑，声音是从儿子年羹尧嘴里发出的。只见这十六岁的少年昂首仰脖，笑得无所顾忌、痛快淋漓，眼泪水都进了出来。

“嗯？”年遐龄的脸沉了下来，“静一道长对你恩重如山，你竟对他毫无牵挂之心？”

“父亲，师父去了，是喜事。表示孩儿我已经长成，可以去闯荡世界了！心中怎能不乐？”

年遐龄这才真切地感到儿子长成了大人，且气质非同一般。心中乍喜乍惊，随即又一忧一愁。孥子羽毛丰满，身怀绝技，一般人难以制伏。唯一能给他上笼头的是静一道人；但是，静一道人走了。他还能只来就旧窝吗？

果然，年羹尧向父亲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要求：离家到江湖上去闯荡，结交英雄好汉！年遐龄十分意外，又在意料之中。他和蔼地对儿子说：

“羹尧，该给你成家，娶一房妻子了。”

“孩儿不要。”年羹尧回答得很干脆。

“不行，这门亲事，在京里时早就订好的，怎么能说退就退呢？”

“就是那宗室辅国公苏燕的女儿？大玉儿，小玉儿，一对傻丫头，怎配给我做媳妇儿？”年羹尧不想这么早结婚，便信口编派着未婚妻。

“胡说，大玉儿知书达礼，贤惠温柔，模样又长得俊，哪一点配